

旌義流芳：雲林義民公普度文化初探

黃偉強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專任助理

摘要

林爽文事件是臺灣清代最具影響力的抗官民變，平定過程所造成的死傷成為百姓慘痛的記憶。北部客家義民信仰即是由此而起，並成為客家人重要的文化符碼。實際上，參與平定的族群並不僅有客家人，也有泉州籍義民，其中北港的義民廟就是泉州籍義民的信仰代表。每逢農曆五月中旬過後，雲林縣近海地區聚落會輪流舉行普度，稱之為義民公普。義民公普的規模並不大，但能顯現出百姓對數百年前戰事的歷史記憶。本研究主要方向有二，一是針對義民公普文化的發展作歷史資料的爬梳。第二，筆者藉由數年的田野調查，將雲林地區各聚落的祭祀儀式、普度的時間一一紀錄並加以分析，目的對雲林義民公普度的文化有初步的研究成果，可作為後續研究的基礎。

關鍵字：義民爺、北港義民廟、普度文化、林爽文事件、祭祀文化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臺灣民間的「拜門口」習俗十分普遍，每逢初一、十五、初二、十六，或是農曆 7 月的普度都能看到信徒於門口擺設香案，朝著屋外祭祀無形的兵將或無主孤魂。祭祀兵將稱為「犒軍」，而祭祀孤魂者就是「普度」。

農曆 7 月普度是各個族群最普遍的祭祀活動。除此之外，在臺灣仍有少數區域性的普度祭典，通常是祭祀遭受兵災或是嚴重天災所死難的亡者，譬如農曆 4 月 18 日新北市淡水區的拜滬尾；¹ 農曆 6 月初七、初八日雲林縣口湖鄉、嘉義縣東石鄉一帶的水流公普等，² 可見拜門口的習俗，不僅是民間的例行祭祀，實際上也能反映該地區的歷史記憶。在著手研究義民普度之前，筆者亦將拜門口視為稀鬆平常的祭祀行為，未曾思考過祭祀的理由。直到北港的文史工作者林永村先生，向筆者詢問：「你家那邊有沒有拜義民公？」引起了筆者的好奇，雖然知道一年中總有好幾個時段會在門口擺設香案祭祀，卻從未聽過家人或鄰居提過「義民公」三個字。

雖知道北港有義民廟，也熟悉北港義民保家犧牲的傳說故事，但曾未聽聞我們與北港的義民有何瓜葛，這引起筆者好奇，於是從該年（2013）的農曆五月底開始，展開觀察的第一步，果然發現故鄉東勢厝於農曆 5 月 26 日舉辦門口普度，引起筆者持續尋找各地普度聚落的興趣。從 2013 年開始至 2017 年，筆者透過實地的田野調查並於網路上詢問各地鄉親蒐集資料，逐漸發現雲林義民公信仰文化的廣闊與複雜性，並對雲林 5 月義民公普的祭祀

1 拜滬尾的典故有三個版本：一、1806 年海盜蔡牽攻打滬尾；二、1884 年中法戰爭滬尾戰役。三、海盜朱貴攻打滬尾。目前確切的起源仍莫衷一是。出自〈四月十八犒軍拜門口〉，收錄於「滬尾文史工作室」網站：<http://tamsui.yam.org.tw/hubest/hbst4/hube431.htm> (2018 年 9 月 5 日搜尋)

2 1845 年口湖大水災，死難者達兩千餘人，除了金湖萬善爺廟、舊港邊萬善祠、下寮仔萬善祠有舉辦祭典之外，口湖與四湖部分聚落與嘉義縣東石鄉溪下村、中庄仔、蚶仔寮民眾皆會有普水流公的習俗。

區域與時間順序有了初步成果，但卻也發現義民公普也逐漸在時間的推移當中被忽視，部分聚落甚至已經少人祭祀，面臨中斷的問題。

本文的目的在於藉由實地的田野調查與訪談，藉此調查各地奉祀義民公的風俗習慣；並製作各區域祭祀型態的表格、描繪地圖，藉此整理出義民公普度的時間順序與祭祀區域，也希望藉由此基礎的調查研究，能夠拋磚引玉，讓更多的人能夠投入雲林義民信仰的研究，並讓地方信徒能夠珍視義民公普習俗，不致於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消失。

二、研究範圍

本文所指的義民公，雖因為祭祀年代久遠，造成記憶的模糊，使得地方上的信眾無法確實指出身份與來歷，鄰近北港的地區信眾較能明確指出對象與北港義民廟的義民相同，部分信徒認為與械鬥、抗日等戰爭事件相關。筆者認為北港義民廟在清末時即已經確立與林爽文事件相關的論述，因此與北港互動密切的周邊聚落，很早就固定了義民與林爽文相關的說法，但如虎尾地區距離北港更遠，因此不容易有特定的印象。實際訪談上有義民公、普度公等兩種稱呼，但透過田野調查，部分聚落與年紀較大的長輩，仍可詢問到「義民公」的答案，再者大部分區域³仍可指出祭拜的對象與北港義民廟相同，因此可判斷五月的普度對象應是指義民公。

由於義民公的來歷眾說紛紜，僅能確定與戰爭相關，因此筆者參考成書於清末的《雲林縣采訪冊》所記載雲林縣所屬各堡〈兵事〉條目、以及日治時期雲林地區抗日事件的記載，並整理成下表，藉此討論戰亂事件與義民公普的關聯性。

3 例如虎尾、土庫地區地方居民仍會提到祭祀對象與北港的義民廟相同；口湖地區信徒則表示普渡的時間是逐漸往北港收攏。

表 1 雲林歷代戰亂事件表

時 間	事 件	地 點	義民公普區域
乾隆 51 年	林爽文、莊大田事件	斗六堡、大槺榔東堡、蔦松北堡、尖山堡、布嶼西堡	大槺榔東堡、蔦松北堡、尖山堡、布嶼西堡
道光 12 年	陳辦、張丙事件	斗六堡	-
咸豐 3 年	曾雞角事件	大坵田東堡	大坵田東堡
同治元年	戴萬生事件	斗六堡、大槺榔東堡、蔦松北堡、尖山堡、海豐堡、西螺堡、大坵田東堡、沙連堡、布嶼西堡	大槺榔東堡、蔦松北堡、尖山堡、海豐堡、大坵田東堡、布嶼西堡
光緒 21 年	乙未戰爭	斗六、古坑、林內、斗南、西螺、莿桐、土庫	土庫

資料來源：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
呂大成、〈日治初期雲林事件與地方武裝抗日之研究〉（嘉義：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由上表可知，清代影響雲林地區最大的事件為乾隆 51 年（1786）的林爽文事件與同治元年的戴萬生事件為主。北港義民廟是因祭祀林爽文事件死難者而創建，並在同治年後增祀戴萬生事件死難者。日治時期的乙未戰爭的主要戰場則是斗六、古坑、林內、斗南至嘉義大林一帶，並延及西螺、土庫等。

根據上表事件與義民公普的區域相互對照後，發現舉行義民公普地點與林爽文、戴萬生事件所影響的區域有著高度的關聯性，除了斗六堡沒有祭祀之外，其餘鄰近北港的大槺榔東堡、蔦松北堡、尖山堡、海豐堡、大坵田東堡、布嶼西堡等地聚落皆有義民公普的風俗。這些地區即現今麥寮、臺西、

四湖、口湖等沿海四鄉鎮，以及虎尾、土庫、元長、褒忠、東勢、水林、北港等平原區域鄉鎮，為本文主要的調查區域。

三、文獻回顧

（一）閩籍義民學術研究回顧

由於義民被視為是客家族群相當重要的認同符碼，關於粵籍義民的研究頗豐，相對的閩籍的義民研究則較少，目前的相關研究有 2012 年臺南大學張加和之碩士論文〈萬丹許舉人與下淡水溪義勇公祭祀之研究〉，⁴ 對高屏地區下淡水溪兩岸十二村莊的義勇公祭典之歷史源流與祭典儀式進行考察，是臺灣相當重要的泉籍義民信仰。

而針對北港義民廟的義民信仰與地方社會的研究則有鄭螢憶於 2014 年於發表於《嘉義研究》的〈從旌義亭到義民廟—清代笨港「義民崇祀」與地方社會〉。鄭氏認為義民祠與旌義亭是相鄰的不同建築，旌義亭是建利用來懸掛朝廷御匾的建築；義民祠則是以民間祭祀有應公的方式祭祀死難者。但最後兩者在時代的變遷下逐漸交融為一體。

鄭氏之研究由文獻史料著手，認為在林爽文事件當下，笨港居民各自有投靠或反抗的勢力。在事件結束之後，藉由建立義民塚為雙方戰死者處理後事，並藉由清廷廣發義民匾的機會，表彰其義民的身分認同。而在乾隆 47 年（1782）南北港地區引發漳泉械鬥之後，笨港地區漳泉分類意識強烈的背景之下，義民的身分則具有凝聚泉州人的功能。至同治年間戴萬生事件，笨港的監生黃玉琮將笨港殉難的義民入祀旌義亭，使得旌義亭逐漸轉變為有應公型態的義民廟。鄭氏結論認為，⁵ 北港旌義亭轉變為義民廟是義民、族群、民間信仰在歷史發展中交融地呈現。

（二）義民公普文獻回顧

本文意欲探討的義民公普，在早年即有北港的文史工作者注意。林永村與林志浩合著的《笨港》一書中，即提到「笨港義民紀念日，一星期前

4 張加和，《萬丹許舉人與下淡水溪義勇公祭祀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5 鄭螢憶，〈從旌義亭到義民廟—清代笨港「義民崇祀」與地方社會〉，《嘉義研究》9（2014 年），頁 17。

北至土庫，南到鹽水的各村就已經輪流前來祭拜，笨港居民則是當日舉行普祭……」⁶而北港義民廟之沿革所描述的村莊則更為具體，指出嘉義的義竹、鹽水亦有祭祀，⁷顯示早年的前輩學者已經關注到義民公普的現象，且範圍可到臺南鹽水，顯示其祭祀範圍之廣，不過由於後續並沒有深入的研究，因此義民公普的相關研究停滯許久，確切的聚落與時間不得而知，本研究則欲藉田野調查，將五月義民公普的聚落、時間、祭祀型態呈現。

清代即有紀錄義民公的祭祀，根據李孟勳整理南壇水月庵陳家所典藏之光緒 11 年（1885）《陳德發號帳簿》，其中紀錄兩筆資料分別為：「蒲月廿八義民公生 緣 五百錢」；「柒月廿六 義民普度 捐五百錢」⁸顯示清代即有義民公普之習俗，蒲月廿八日的義民公生以時間來看，應是北港義民廟的祭典無疑問，不過為何義民公普在七月廿六日舉辦，與現今時間不同則無法得知。

關於北港的義民祭典，昭和 3 年（1928）7 月 10 日臺灣日日新報刊載〈北港：義民公普〉，內文描述「來十六日，乃當地義民公祭典。歷年各街及郡下鄉村。均有演戲普度之舉。」⁹7 月 18 日則云「北港義民亭祭典。於去十六日舉行。是日各戶。均有舉祭犒軍。而廟內。則自朝來。參拜者接踵而來擁塞不開。廟外演戲數檯入夜，諸音樂團，則在廟前演唱，極呈盛況……」¹⁰，根據第一則新聞可得知，當時義民公普於北港郡內各街與鄉村皆有演戲普度，顯然北港鎮之外的村莊普度情況在日治時期即已存在，且均有演戲，顯示普度規模並不算小。而第二則新聞則以描述北港鎮內祭祀情況為主，北港信徒前往廟內參拜、北港諸音樂團在廟前演奏的景況至今仍可見。

另北港作家蔡俊寬 2006 年獲得雲林縣文化藝術獎佳作的報導散文〈狗爺公的香火袋〉，生動的描述北港義民公普的歷史記憶與祭祀狀況，摘錄如

6 林永村、林志浩，《笨港：一個古老港口的歷史與文化》（雲林：北港文化事業公司，1995 年），頁 91。

7 不著撰者，《北港義民廟沿革》（雲林：北港義民廟管理委員會，未出版），頁 8。

8 李孟勳，〈南壇水月庵陳家湖家族與笨港地域社會的變遷——以音樂活動為中心〉《中國都市藝能研究》第 13 輯（2014 年）。

9 〈北港：義民公普〉，《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7 月 10 日。

10 〈北港：義民亭祭〉，《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7 月 18 日。

下：

初夏的陽光開始西斜時，祖父帶著他的孫兒和孫女等一大群兒童沿著路旁的木麻黃組成的樹蔭走著，我們要去親戚家吃義民公的拜拜。今天是草湖、然後是好收莊、六斗尾……，每天追逐著魚肉的香味，較遠的村莊像元長、水林等地方就要搭車去。到了親戚家，小孩子不上桌，但是馬上會有炒米粉和魚丸湯可吃，還會有雞肉、炸魚、滷肉等不一而足的菜餚讓我們吃得飽飽的，這是何等的享受。¹¹

此段描述了當時義民公普，除了是北港周邊各莊的普度祭祀之外，各家戶更會辦桌宴客，作者生動的描述當時 5 月底應親戚之邀從北港周邊的草湖、好收、水林、元長、嘉義六腳鄉六斗尾等地赴宴，顯示了義民公普的輪普現象外，更可以知道當時宴請客人的傳統。

民國四十年代初期，北港的義民公廟在農曆五月下旬「結肉山」擴大祭拜義民公。廟前的廣場搭了約兩層樓高的台子為主山，上頭佈置用柚瓣編結的虎、豹、獅、象以及掛了一大串的雞、肉、魚以及使用乾素料併裝的人物和動物等編集的民俗故事，主山前左右另有各種水果和祭拜用食品搭併的兩座約一層樓高的尖山，配合五光十色的燈光，微微的涼風吹拂下，夜晚的人潮擠得水洩不通，大家品頭論足各種作品，享受歡樂的氣氛。「集雅軒」、「錦樂社」、「和樂軒」和「仁和軒」、等子弟戲班分別在戲台上扮演著，鄉土子弟使用不同的唱腔奮力演出，每天變換戲碼：《雪梅教子》、《陳世美反奸》、《許仙借傘》、《劉備招親》……演員清一色是男生，扮小旦的人，婀娜的身段加上特別練就的嗓音博得最大的讚賞聲。¹²

此段則描述了 1950 年北港義民公普設置肉山、普度看牲，參拜人潮擁

11 蔡俊寬，〈狗爺公的香火袋〉，2006 年。收錄於 Nanshi49's blog，網址：<https://blog.xuite.net/joyxon/wretch/142404327-%E7%8B%97%E7%88%BA%E5%85%AC%E7%9A%84%E9%A6%99%E7%81%AB%E8%A2%8B> (2019 年 4 月 8 日搜尋)。

12 蔡俊寬，〈狗爺公的香火袋〉。

擠不堪的盛況，且北港的子弟軒社「集雅軒」、「和樂軒」、「仁和軒」、「錦樂社」等紛紛登臺演戲，場面十分熱鬧，對比現在已經風華退去的義民公普，這些文字的敘述反映了戰後初期的盛況，在歷史價值上更顯珍貴。

日籍學者三尾裕子於 1990 年到 1998 年之間，至雲林縣平原地區田野調查，在水林鄉一帶注意到義民公普的習俗，並略微敘述祭祀的緣由與情況。三尾氏亦表示這樣的習俗無法確定從何時開始，但推測林爽文事件時，水林地區應也受到義民的保護，而有如此的祭祀習俗。¹³ 三尾氏亦取義民公與有應公兩者比較，認為有應公介於神鬼之間，其廟地接近墳場，較接近鬼，但建有專祠奉祀，則又接近神。義民公雖性質相近，但因為其具有忠義性格，且沒有作祟現象，被視為神明的傾向比較強烈。¹⁴



圖 1 北港義民廟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2 北港義民廟後方萬善塚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13 三尾裕子，《王爺信仰的歷史民族誌：臺灣漢人的民間信仰動態》（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2018 年），頁 77-78。

14 三尾裕子，《王爺信仰的歷史民族誌：臺灣漢人的民間信仰動態》，頁 246-248。



圖 3 義民公神尊與旌義眾魂之位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4 義犬將軍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貳、義民公普的祭祀型態

雲林的義民公普大致上與各家戶的 7 月普度無異，但根據實際田野調查的結果，義民公普仍然呈現了一定的區域性，具有一定的範圍與時間，部分區域更呈現了不同的祭祀類型，成現出義民公普的多元樣貌。以下根據筆者田野觀察成果，首先描述義民公普的祭祀形式，再根據地區分類，劃分為一般地區、虎尾地區、口湖地區、北港地區等四種型態敘述。

一、義民公普的祭祀

（一）祭祀的對象

5 月的義民公普為了與 7 月的鬼月普度區隔，因此一般以小普稱呼之，雖稱為小普，但在一般的祭祀上並不會與 7 月普度有太大差異，且部分人認為，5 月小普若不普了，那 7 月的大普也不必普了，¹⁵ 表示義民公普雖然規模較小，但與 7 月普度同等重要。

實地訪談以後，發現信徒對於 5 月小普的祭祀對象主要有以下幾種稱呼：義民公、義民爺、普度公等，若書寫成文字者，則以「義民爺公」為正式稱

15 郭喜彬先生轉述，為虎尾三合里人。

呼，一般信徒口語多稱「義民公」或「普度公」。而不論稱呼義民公或普度公，大多信徒對於為何要於5月普度的典故往往不甚了解，皆是因前人傳承而祭祀。

不過如虎尾地區、元長、土庫、口湖等地區的信徒仍知道是因為過去戰爭的緣故而祭拜義民的亡魂¹⁶甚至能夠指出這些普度儀式與北港之間有關連性。¹⁷可知5月普祭的對象應是義民為主；但普度公的說法也十分常見，筆者推測，這是由於祭拜的信徒知道5月底拜門口是普度亡魂，因為是普度，所以認為祭祀的對象為普度公，這樣的現象正好說明祭祀時間的久遠與日常化，造成信徒對於為何於5月底普度的記憶已經逐漸模糊。

（二）祭祀的時間

義民公普祭拜的時間集中於農曆5月中旬以後，因此相當容易與初一、初二的拜門口做區別，目前已知最早普度的聚落為口湖鄉青蚶村¹⁸青蚶村於農曆5月16日普度，此後雲林各地每天皆有普度的聚落，而直到5月29日或5月30日為最後的祭典日。

為何5月28、29、30日為義民公普的主要祭祀日期，這與北港當地傳說相關，林爽文軍隊於5月30日夜襲笨港，笨港失陷，義民全數陣亡。此一說法在光緒年間的《雲林採訪冊》已有收錄，內文云

旌義亭：在街中。乾隆五十二年林爽文圍嘉義，擾及北港，紳民結壘自固，屢挫其鋒。五月三十日，賊設伏陷壘，遇害者百有八人。事聞，純廟御書「旌義」二字以賜，紳民敬謹鉤摹，建亭誌感；即其後為義民祠，祀死事諸人，後復以戴逆案內死難者從祀。
光緒十七年，祠以歲久失修，為風雨所侵，傾壞將圯。紳民集捐，

16 針對這些說法，村民多說是因為戰爭、強盜搶劫、械鬥、抗日等說法，但確切的時間與事件已經不清楚。

17 譬如：元長與土庫地區的信徒指出他們所祭祀的義民公，在北港建有義民廟；口湖地區則是有著從十六日開始輪普，到北港為最後一天的說法；另外更於口湖的鰲潭訪談到「北港普度公」的稱呼，且祭拜時要朝北港方向呼請「北港普度公」前來接受普度。事實上，北港普度公的稱呼也呼應了鄭螢憶論文中，北港以祭祀有應公的方式來祭祀義民的現象。

18 根據訪談，虎尾惠來厝頂庄於五月一日起即會設置義民公爐早晚上香，不過其義民公普度之正日為二十八日，因此筆者仍不將惠來厝頂庄視為最早普度的聚落。

於二十年重修，增擴後堂一進。春秋祭祀，香火甚盛。¹⁹

而再考察《平臺記事本末》的記載

五月癸未（十七日），柴大紀以賊攻鹽水港日亟，遣千總陳邦材、把總施必得帶兵二百人守鹿仔草，遊擊邱能成帶兵四百往來鹽水港、鹿仔草一路巡哨。丙申（三十日），遣把總陳國忠帶兵二百至鹽水港易李隆兵五百人，撤笨港駐劄兵，皆回縣城。六月丁酉朔（六月一日），賊陷笨港。²⁰

由上述可知，5 月 30 日，柴大紀為了加強鹽水港守備，將笨港駐軍撤回諸羅縣城，但反而造成隔日 6 月初一，笨港失守。這一時間點與北港義民廟的祭祀時間吻合，可以推論北港義民廟的普度確實建立在此一歷史記憶之上。

5 月中旬後，這些普度的時間當中，以 5 月 28 日、29 日兩天祭祀的聚落最多。目前已知 5 月 28 日有 24 個自然聚落舉辦義民公普；29 日則有 23 個自然聚落舉辦義民公普，顯示這兩個日子為普遍聚落的祭祀正日。

從這些聚落約略可以看出大致的輪普現象，以 28、29 為普度日的聚落，如元長、麥寮、北港等，規模較大，人口也較多。而在二十八日以前普度的聚落則多屬於郊區聚落，或是較晚近開發的地區，筆者根據訪談與其它地區祭祀情況的對照，產生輪普的現象可能有幾個原因，第一是根據清代官兵的進軍路線時序而產生；第二是由於各村莊若集中於同日舉辦普度，將造成爭搶供品、請不到戲班的問題，村莊間易生紛爭，因此協調改為輪普制度，將各村莊祭拜時間錯開。

根據實際調查的結果，各區域的祭祀時間，不見得皆是以北港為中心，而是以麥寮、元長、北港等聚落多個中心收攏，因此應與官兵進軍路線的時

19 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3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頁 49。

20 藍鼎元、蔡青筠、吳德功，《平臺記事本末》，臺灣文獻叢刊第 1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頁 37。

序無關，但根據《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四十》〈十月初八日至二十三日〉內容

同日，普吉保奏言：臣帶領官兵於九月初六日由大突溪前往笨港……十三日行抵麥子寮，……十五日，劄營元長莊，離笨港八里。密探賊匪均屯集笨港及前途一帶村莊。至夜，賊匪暗放火號，繼以砲聲；並聞諸羅一帶，砲聲徹夜不絕。臣當飭將弁嚴為戒備。……。焚燒板頭厝等莊七處，火煙起後，諸羅砲聲亦遂不聞。查遊擊海亮奮力督兵，復用鎗打斃逃散賊匪數人。正在收軍，據報有賊匪數百人乘大路前進，由崙仔頂一路來犯大營。……殺賊十餘人，當將崙仔頂賊莊燒燬，賊眾退散。查笨港地方分南北二港，離諸羅二十餘里，離鹽水港三十里，離海口三十里。自五月失陷後，北港竟成片土，南港一帶搭蓋草寮，約計二百餘間，悉係賊巢，……第恐賊匪詭計多端，一俟我兵前進，在後繞襲，阻隔糧路，貽害非輕，故仍劄住元長莊，並可覘賊匪動靜。臣一面親督官兵焚燒一帶賊莊，痛加勦殺，廓清後路；一面密遣妥人移咨參贊臣恆瑞、柴大紀，定期三路會合，併力夾攻。奏入。²¹

上述所提及的麥子寮、元長、笨港等地，皆屬於當時官兵往笨港進軍之重要據點，也可判斷這些聚落在過去可能對於戰事的記憶特別深刻，因此以5月29日為祭典正日。

（三）祭祀的方式

義民公普的祭祀方式大多與一般民間的普度無異。三尾裕子曾如此描述：

S村的居民會在每年農曆五月底前來祭拜義民廟的義民，到了這

21 清高宗，《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02種（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7年），頁642-643。

一天，大約下午三點開始，各家各戶會在前院路旁放置供桌，供上「三牲」、「紅龜」、以及鮮花水果等供品，香直接插在供品上，放了一段時間後，就擲筊問義民們對供品是否吃得滿意，確認後就燒「金紙」送走義民。²²

民間傳統，祭祀好兄弟等鬼魂類的對象，一般要在午後祭拜，也會將香直接插在供品上，這種祭祀方式與普度相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三尾氏特別提到，燒給義民公的紙錢為「金紙」，或反映了義民公在信徒的心目中具有神性。

以下則為筆者田野調查時所觀察到的祭祀方式。信徒於家門口擺設一高一矮的兩張桌子，稱為頂下桌，這個形式依各家戶的方便而做法稍有不同，通常是一張折疊桌配一張板凳，若無摺凳，則是依擺設的供品區分頂下桌。頂桌擺設三牲、零食、壽金等供品，下桌則供奉熟食與二五金；其祭祀的對象也有所不同，頂桌祭祀的對象是義民公或普度公，下桌則是奉祀義民公的兵馬或是好兄弟。由頂下桌的祭祀方式，可知義民公的神格相對高於兵馬或好兄弟，雖然同樣屬於接受普度的對象，但可享用高階的供品與金紙，而兵馬或好兄弟則是領用低階的二五金，顯示義民公被視為較高階的神。

除了各家戶的私普類型，虎尾地區建有義民祠或義民廟，更有村莊公共性的義民公普，甚至還有聚落舉辦遶境，這些區域的居民除了於門口普度之外，在普度之後亦會將供品帶往該地廟宇參拜。

此外筆者於口湖訪談到，過去義民公普後，各家戶會辦桌宴客，而這樣辦桌的盛況可維持半個月。同時更採錄到一則鄉野故事：「五月後半，地方上的乞丐絕對不怕餓肚子，因為可以從口湖一路乞討至北港。」這種辦桌的盛況可與蔡俊寬散文「吃辦桌」的描述互相呼應，可知早期義民公普具有一定規模，並且是相當重要的祭祀活動。照筆者家鄉東勢的慣例而言，日常的

22 三尾裕子，《王爺信仰的歷史民族誌：臺灣漢人的民間信仰動態》，頁 78。

祭祀行為並不會大宴賓客，僅有主神的聖誕日才會舉辦。可見義民公普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圖 5 農曆 5 月 29 日褒忠鄉市區義民公普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6 農曆 5 月 29 日土庫鎮馬光義民公普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四）祭祀的範圍

根據林永村與林志浩的研究，義民公普的範圍北至土庫，南至鹽水。²³北港義民廟沿革則寫：「每年五月附近，虎尾、土庫、台西、五條港、崙仔頂、林厝寮、下崙、口湖、水林、朴子、義竹、鹽水……等村莊……皆擇期舉行大拜拜。」²⁴根據筆者目前的田野調查，除了嘉義、臺南因距離較遠且無法得知普度時間等限制尚未調查之外。目前可知雲林縣義民公普的北端在麥寮鄉、南端在口湖鄉的青蚶村。最東則是虎尾鎮的惠來厝頂莊，範圍涵蓋今麥寮、臺西、四湖、口湖等海線四鄉鎮；以及虎尾、土庫、元長、褒忠、東勢、水林、北港等平原區域鄉鎮。且以省道臺一線為界線，另一端的惠來厝下莊即沒有普義民公的習俗。且祭祀的聚落大致上沿著縣道 74 號與縣道 145 分佈，由這條道路可從惠來厝通達北港，可見義民公普與道路的分佈應有關係。

另一方面北港義民廟的建築石堵上的捐題單位，亦提供筆者珍貴的線索。義

23 林永村、林志浩，《笨港一個古老港口的歷史與文化》，頁 91。

24 《北港義民廟沿革》，雲林，北港義民廟管理委員會，頁 8。

民廟於昭和 8 年（1933）重建落成，其中除了義民廟所在的北港街之外，參與捐獻的外莊信徒也不少，謄錄石堵與石鼓地名如下「北港街、扶朝家、埔姜崙、子茂、頂寮、下許厝寮、丘厝、後湖、五塊寮、西庄、西井、下寮、龍岩、新街、後溝子、六腳庄崙子」。²⁵ 與筆者所調查的義民公普聚落吻合，顯示北港義民廟為這些區域義民信仰的中心。

二、義民公普的區域概況

（一）普遍區域概況

義民公普度明顯具有分區輪流普度的現象，而以農曆五月末日則為主要祭典日期，這樣的現象在各地具規模的聚落而言顯得相當一致。根據田野調查，雲林的麥寮、台西、東勢、褒忠、元長、土庫、水林等聚落以門口普度為主，傳統的祭祀方式分為頂下兩桌，尤以下桌多以熟食祭祀，根據訪談得知，這樣意義在於頂桌給義民公（普度公）享用，下桌則給兵馬食用。這樣的祭祀方式在七月普度也是相同，不過祭祀的對象則是換成義民公，也就是說義民公其實轉型為神格化，享用高階的祭品，而領有的兵馬則是享用低階的祭品。根據田野觀察，輪流普度的風俗大致是從外圍的聚落逐漸往人口密集的大聚落收攏，這類聚落通常是商業中心，但也有可能是過往戰爭記憶最強烈的區域。譬如麥寮街與北港街，麥寮是當年清兵登陸作戰之地點，北港則是經過戰役之後收復。

土庫鎮市區的義民公普根據筆者的觀察稍微有式微的現象，於家門口祭拜的家戶數較為零星，是值得注意的現象，相反的土庫鎮外的郊區聚落祭拜習慣仍然比較普遍。

值得一提的是，土庫也建有義民公專廟。土庫新興義雲宮位於興新聚

25 其中今屬於北港鎮內者有北港街、扶朝家、新街、後溝子；屬於元長鄉境內有子茂、頂寮、後湖、五塊寮、西庄、下寮、龍岩；屬於臺西鄉境內有邱厝；屬於東勢鄉境內有下許厝寮；屬於水林鄉境內有西井；屬於褒忠鄉者為埔姜崙。以及屬嘉義縣的六腳鄉崙子。

落，廟宇位於高鐵高架橋之下。三尾裕子亦曾於此調查，使用化名「義纒宮」。義雲宮奉祀的是 1803 年從中國來臺的移民，他們一路和臺灣西邊的盜賊、海賊作戰，一邊穿越北港北上，到廟址附近屯駐。後因大家樂流行期間，不少信徒中獎還願，於 1988 年從小祠改建成大廟。²⁶

筆者當時訪談的內容大致與三尾氏相同，義雲宮原屬於三面壁之有應公廟，但因為出牌靈驗，大家樂風行時期擁有不少信徒，因此獲得信徒捐錢改建成大型廟宇。當時經過扶乩確認主神身分為林爽文事件當中陣亡之義民，且有一隻義犬與義貓跟隨他們戰死。

義雲宮祭典日期與義民公祭典時間相符，屬於廟宇型態祭祀義民公的類型。根據筆者入廟的觀察，義雲宮主祀義民爺的神尊形象與北壇碧水寺（今北港鎮新街里碧水寺）的大眾爺相似，為紅臉凸眼，表情堅毅之男性武將神，並配祀有義犬與義貓將軍，可能受到北港義民廟義犬將軍之影響，當地人也認為，義雲宮與義民廟所奉祀之義民爺對象是相同的，且認為義民公的中心廟宇即是北港的義民廟。



圖 7 農曆 5 月 26 日東勢厝義民公普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8 農曆 5 月 27 日東勢鄉嘉隆村義民公普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26 三尾裕子，《王爺信仰的歷史民族誌：臺灣漢人的民間信仰動態》，頁 256-257。



圖9 農曆5月28日東勢鄉新坤村義民公普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10 農曆5月28日褒忠鄉馬鳴山義民公普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11 農曆5月29日土庫鎮市區義民公普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12 農曆5月29日土庫義雲宮義民廟祭典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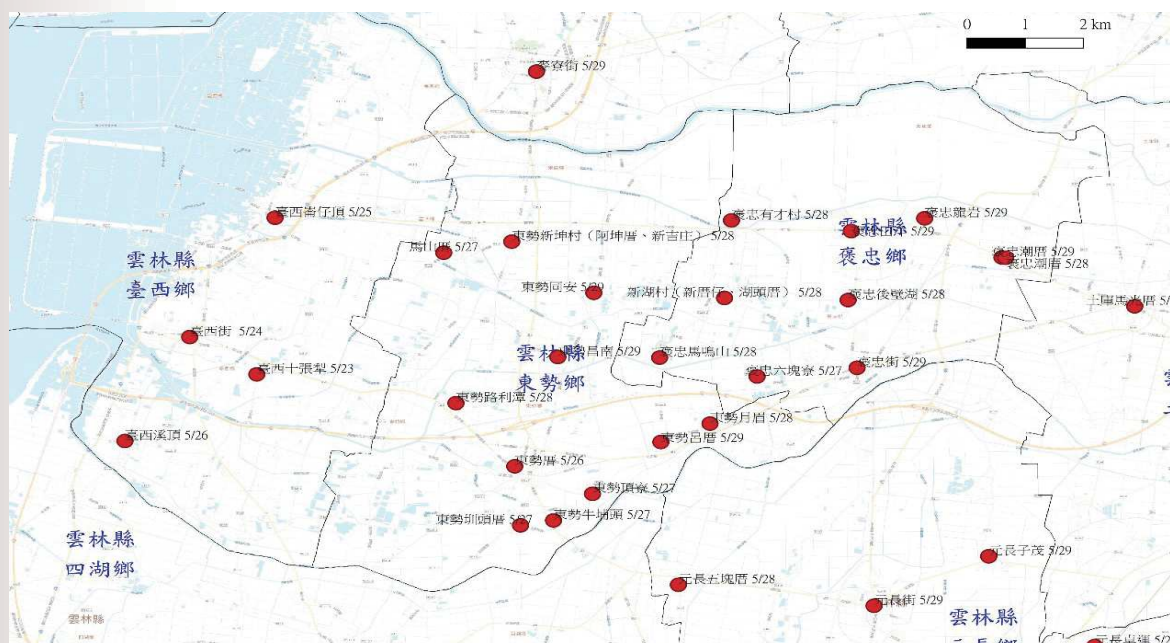


圖13 臺西、麥寮、東勢、褒忠義民公普分佈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虎尾地區義民信仰型態

虎尾地區是義民公信仰最為顯性的區域，並建有兩間祭祀義民的小廟，除了信徒於門口普渡之外，也有村莊的公普，整體而言虎尾地區的祭祀規模與型態較雲林各地規模盛大且慎重。

1、虎尾鎮惠來里

虎尾鎮惠來里頂惠來聚落於每年農曆 5 月初一，當地居民會取竹管，將竹管第一節漆成紅色綁在莊廟惠來晉天宮後方作為義民公爐，每天插香奉拜。傳統上以竹管作為義民公爐的習俗是家家戶戶都會設置，但隨時代變遷，安置義民公爐的住家減少，因此頂惠來於莊廟晉天宮後方安置一支屬於聚落的公爐。不過位於雲林縣道 74 號道的周邊聚落仍有幾戶有準備竹管製的義民公爐，並且早晚上香至農曆 5 月 28 日為止。

5 月 28 日為頂惠來的祭祀正日，這天家家戶戶於中午過後會準備供品往晉天宮後方義民公爐處祭祀，且聘請布袋戲演戲酬神，而縣道 74 號道周邊的住戶，則會將竹管爐取下插於金桶當中，並於門口擺設香案，且沿著道路朝向南方祭拜，祭祀過後再將竹管爐與金紙一同燒化。

這個形式僅存在於頂惠來聚落，隔壁的大路墘聚落就沒有朝南方祭拜的習慣。根據居民的口述，因為當年義民是從海口一路作戰至頂惠來為止，因此為了紀念祂們來自海口協助作戰，所以要朝著南方祭祀。惠來里的居民對於義民公祭祀的區域有明顯的界定，主要就是以現今省道台 1 線為界線，越過省道之後的下惠來聚落之後就沒有祭祀義民公的習俗。

惠來里的大路墘聚落，在 5 月 27、28 日這天舉辦義民祭典。27 日當天下午在村莊道路旁的空地搭設紅壇，並迎請村中輪祀的義民公爐與中壇元帥

安座，此處也是六房媽祖的股內，因此也會迎請六房媽祖前來參與盛會，為該聚落一年當中最重要之祭典。27 日將六房媽迎回之後舉辦安營遶境，繞境大路墘聚落，巡視村內五營，並到路口與較不平靜的地方路祭，是所有義民公祭典當中舉辦遶境的唯一案例。

2、虎尾頂溪里、中溪里

虎尾鎮頂溪里與中溪里分別建有以下過溪義民祠與中溪里義民祠，並組織義民爺爐會，每年祭典時擲選爐主主辦祭典，沒有建立義民廟的聚落，則是借用村莊公廟的廣場搭設祭壇臨時祭祀，顯示此地區的義民信仰特別興盛。

虎尾下過溪義民祠祭典時，村民會迎請下過溪聚落的觀音佛祖、清水祖師、瑤池金母等聚落公佛到義民祠一同參與祭典，信徒則紛紛準備祭品前往祭拜，擔任爐主者需要殺豬祭獻，到傍晚祭典結束化金之後，將豬肉分割贈與信徒帶回吃平安。並擲選下任爐主，晚間則舉辦平安宴。

虎尾過溪里的三塊厝是借用土地公廟的廣場搭設祭壇，並以紅紙圈一鐵罐，書寫義民爺神位插香奉祀。虎尾中溪里的大庄則是借用庄廟北極殿的廣場擺設祭品普渡，並且演布袋戲酬神，大庄北極殿於普度期間，還會將廟宇中門關起，避免義民的鬼魂被玄天上帝神光照耀而受傷。

3、虎尾大屯仔

虎尾大屯仔的祭祀習慣也是相當特殊，雖然大屯仔是以門口普度的祭祀型態為主，但大屯仔村民會共同出資，聘請歌仔戲於西屯里活動中心前廣場演出，活動中心是大屯仔三個里所共同的公共祭祀區域，雖然沒有搭設祭壇祭祀義民公，但還是演出一齣歌仔戲給義民公觀賞，並在戲演完之後燃燒金紙敬獻給義民公。



圖 14 虎尾鎮下過溪里三塊厝義民爺公香位



圖 15 虎尾大屯仔演義民公戲



圖 16 虎尾頂惠來義民公爐



圖 17 虎尾大路墘義民公紅壇



圖 18 虎尾大路墘義民公爐



圖 19 虎尾下溪里大庄北極殿義民公普



圖 20 頂惠來聚落向 74 號縣道南方祭祀
本頁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21 虎尾大路墘迎請六房媽遶境



圖 22 虎尾、土庫義民公普分佈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三）口湖地區義民信仰型態

口湖地區以青蚶村 16 日普度為最早，且正逢莊廟保安宮一年一度的迎客王祭典。保安宮於 5 月 15 日中午先後由海路、陸路迎接無形的客王前來，並迎請客王入廟款待，5 月 16 日演戲，同日居民除了前往廟口祭拜客王、犒軍之外，亦會在家門口普度義民公，而廟口的戲班會先演戲給義民公，之後再演給客王觀賞。5 月 17 日為蕭府千歲聖誕，此日中午送客王爺前往下崙。而 5 月 17 日亦輪到下崙舉辦義民公普。雖迎請代天巡狩的祭典於雲林嘉義沿海一帶實屬常見，但客王由海、陸兩處迎來，17 日再送客王前往下崙，與下崙的祭典時間相符合，似乎反應了迎送王師的概念。

口湖的義民公普並非全鄉都有，口湖的過港、植梧、成龍、水井、台子村等村莊並無義民公普的習俗，這些聚落大致分佈於牛挑灣溪以南。若搭配當地舉辦謝平安祭典迎請媽祖祭祀的分佈情況來檢視，有迎請北港媽祖的聚落大多也有義民公普，而迎請港口宮媽祖的村莊則沒有義民公普的習俗，可

以顯示兩地文化以牛挑灣溪作為文化的分界線，以北在文化上與北港較為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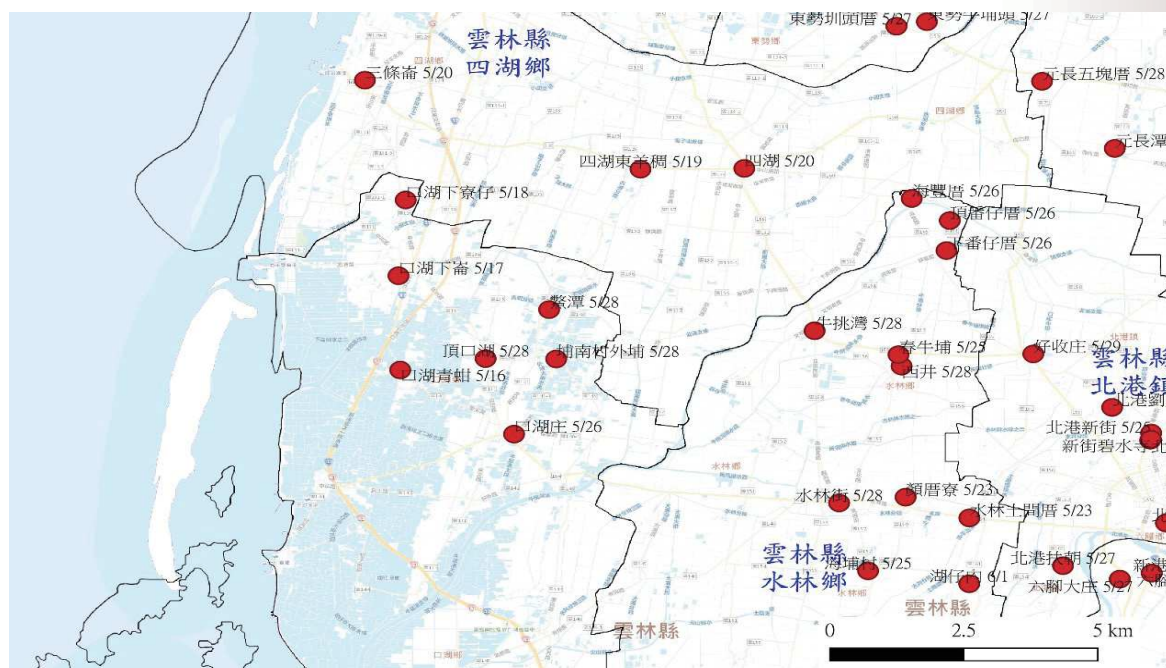


圖 23 四湖、口湖義民公普分佈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四）南北港地區義民信仰型態

1、北港鎮新街里

5 月 20 日以後的普度村莊逐漸以北港或麥寮、元長等幾個大型聚落收攏，以北港鎮為例，水林鄉土間厝 5 月 25 日開始門口普渡，而北港新街里碧水寺於 5 月 25 日舉辦祭典，為何不是以 5 月 29 日為祭祀時間？廟祝表示，主要是因為 5 月 25 日當天為碧水寺大眾爺聖誕之祭典，為了避免短期內重複祭典無法負擔，因此將祭典日推移到與大眾爺同日，在當天新街里居民除了準備祭品到碧水寺祭拜之外，也會在門口普度義民公。而碧水寺準備兩份金紙，一份給予大眾爺，另一份則給義民公，晚間信徒則於碧水寺擲選大眾爺爐主。該日為新街里最重要的祭典，因此晚間各家戶會準備宴席宴請親朋好友。

2、新港鄉南港村、共和村

新港鄉南港村分有舊南港、頂菜園、下菜園、大崙、板頭厝等聚落。早年南港村祭祀義民公的時間為農曆 5 月最後一日，配合北港義民廟的祭典正日。不過近年已改變祭祀時間，由於農曆 5 月 13 日為南港水仙宮協天宮關聖帝君的聖誕，距離 5 月 29 日時間相近，為了省略短期內重複祭祀的麻煩，因此改為 5 月 13 日下午犒軍時一併祭祀義民公。

笨港地區南北壇的大眾爺祭典皆於 5 月 25 日舉辦，南壇大眾廟設置於水月庵前方，傳統上為新港鄉南港村頂、下菜園與共和村洪厝的祭祀中心，三者祭祀大眾爺的時間分別為農曆 5 月 24 日、5 月 25 日、5 月 26 日，以往是由信徒在自家門口朝向水月庵祭拜後，再將供品攜帶至水月庵大眾廟前祭祀，不過近年來因水月庵整修，大眾廟前方空地堆放磚瓦，無法搭設供桌，因此村民改在村莊搭設臨時祭棚，以遙祭的方式向大眾爺參拜，也不再前往大眾廟參拜，僅有鄰近南壇附近的居民仍會準備供品前往。雖南壇附近居民認為祭祀之對象為大眾爺，但其祭祀時間與北壇相同，顯示兩地祭祀習慣的一致性，筆者推測仍有一定關聯。

值得一提的是，笨南港地區僅有大崙聚落沒有祭祀義民公的習俗，根據大崙王爺廟主任委員劉國川表示，因為當時大崙是協助林爽文的一方，村莊遭到官兵焚毀，因此沒有祭祀義民公的風俗。筆者訪談居住於南港的文史工作者林永村也提到類似的說法，或許反映了笨南港地區曾經是林爽文軍隊的根據地，並在笨港收復戰役之時遭到官兵焚毀的歷史背景。²⁷

27 大崙不舉行義民公普的原因可能與下列史事有關「普吉保分作三隊直前衝殺，連次殺死賊匪數百人，生擒三人，奪獲器械米穀無算，並焚燒板頭厝等賊莊七處；收復笨港，安集良民。」出自清高宗，《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 16。



圖 24 北港鎮新街里碧水寺祭典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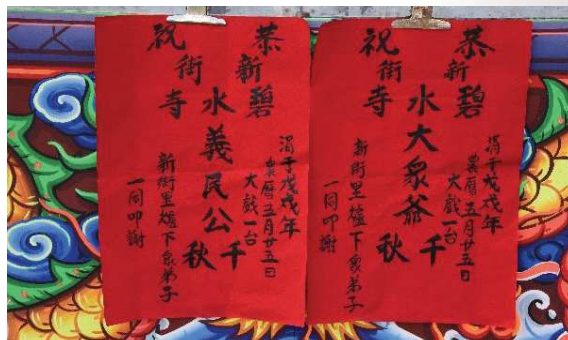


圖 25 碧水寺大戲千秋牌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26 新港鄉共和村洪厝遙祭南壇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27 南壇大眾爺祭典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3、北港街

因為有義民廟作為信仰的基地，北港鎮內民眾就不在門口舉辦普度，而是直接攜帶供品前往義民廟祭祀。而義民廟在義民公聖誕前數日即舉辦一連串慶祝活動。由北港地區各南北管軒社排程依序前往義民廟口排場演出，以2018年的祭祀為例，5月26日由笨港南管集斌社演出，27日聖震聲開路鼓，28日金聲順開路鼓，29日正日由北港集雅軒排場演奏。其中集雅軒固定正日排場演奏，主要是因為集雅軒早期是依附在義民廟之下運作。祭典日尚有乞魚片糕的習俗，由有意願者擲筊求魚片糕回家吃平安，來年再敬獻魚片糕還願。以這樣靜態的祭祀持續三天，並沒有特別的團拜儀式。

農曆6月初一則舉辦義民公會的過爐儀式。在這天擺設宴席祭祀義民爺公，並擲筊選拔來年爐主。晚間義民公會會員則參與吃會平安宴，並同時召

開亦民廟的信徒大會，報告年度收支。會後爐主擇日將義民公爐與爐主神請回家中安奉一年。



圖 28 北港鎮民義民公普情況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29 清政府頒發之旌義御匾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30 北港義民公會擲爐主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31 北港義民公會會爐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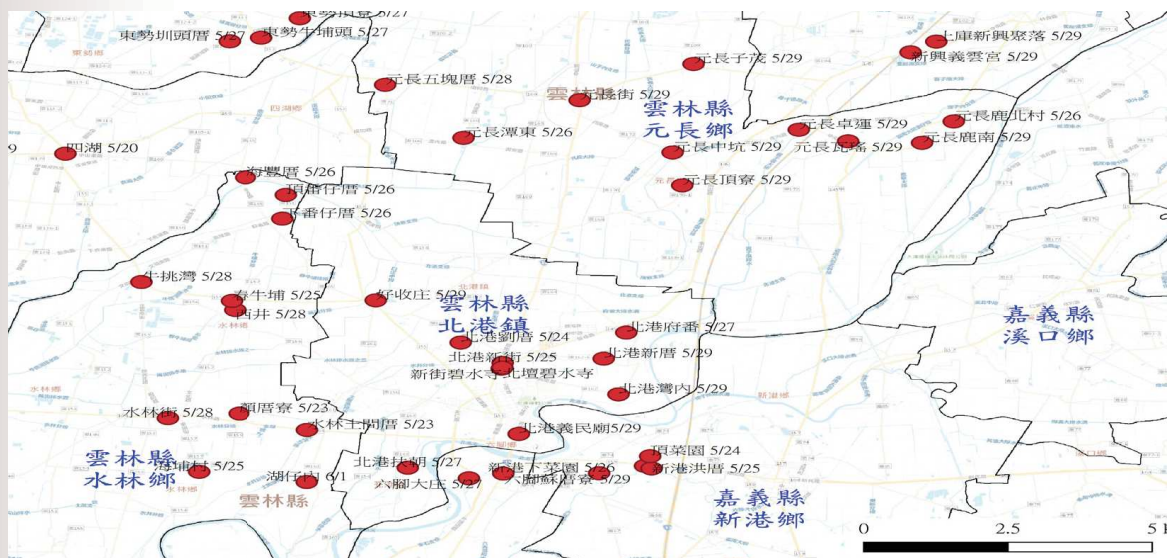


圖 32 元長、北港、水林義民公普分布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參、結論

雲林平原及沿海地區的 5 月普度風俗，自光緒 11 年（1885）即有記錄，此普度的風俗最少也超過 130 年，但卻因為時間的推移，而使得信徒對祭祀的對象與理由逐漸淡忘。北港周邊地區信徒能夠指出祭祀的對象為義民公，相信是因為義民廟有著明確的歷史緣由，而強化了 5 月義民公普的記憶。根據史料的爬梳，義民公普的祭祀日期，確實與笨港失陷的日期相符，或可說明義民公的普度對象與林爽文事件高度相關。不過除了林爽文事件之外，戴萬生事件也使北港地區曾陷入戰亂之中，而北港義民廟的稱呼，更是在戴萬生事件之後而確立，在田野過程當中，筆者所獲得的田野資訊，並無足夠的證據可直接將義民公普與林爽文事件畫上等號，這些資訊當中，除了民變之外，也包含土匪襲擊、械鬥、抗日戰爭等說法，而這些事件都可能代表當地信徒中對於義民的記憶。因此筆者認為，義民公普有相當的可能是源於林爽文事件，但在歷史推展的過程當中，在雲林境內所發生的兵禍，或是小規模的械鬥事件，都可能被疊加進義民公普這個普度風俗當中，成為對戰爭流血事件的追憶。

在義民公普現象的調查，筆者則認為有幾項特色：

第一，屬於隱性的祭祀文化。與臺灣盛大的 7 月普度相比，義民公普是一個區域性且規模小的普度祭典。除了虎尾地區較為盛大之外，義民公普這種拜門口的形式，與日常的普度、犒軍無任何差異，僅透過長輩口耳相傳，才可能記得祭祀的時間與對象。也因為這種特質，造成民眾對於祭祀的對象的記憶容易模糊，甚至到最後不知祭拜的對象是誰，而中斷祭祀的習俗。

第二，義民公普屬於紀念型的祭祀行為。一般的有應公廟大多是發現遺骨或是居民認為孤魂作祟而建立，然而在雲林相關的義民廟當中，除了北港義民廟有義民的墳塚外，虎尾地區的義民廟，其廟宇的建立與祭祀行為與遺

骸並無明顯關係，而是透過固定時間的祭拜，達到紀念先民的功能。

第三，雲林縣義民公普的習俗可以與歷史文獻，歷史事件互相應證。以往關於林爽文事件的歷史記憶，需要自清代文獻爬梳，或是相關歷史遺跡、古廟所探詢，同樣祭祀義民爺的以客家籍的枋寮褒忠亭與其聯莊普度規模最為盛大，已經成為臺灣的重要無形文化資產。而枋寮褒忠亭的聯莊普度，並無法反映出受到戰爭影響的區域概況，雲林縣的義民公普度則是可以透過文獻與田野調查發現參與戰事的村莊或是遭到官兵燒毀的村莊的文化習慣。

筆者目前針對義民公普採取大範圍移動式的田野調查，目的在於快速的釐清祭祀的區域與時間，然此種方式並無足夠時間可以深入訪談，期望藉此篇研究先行將基礎的祭祀範圍找尋出來，對於後來更深入的研究有所助益。

附錄一 雲林義民公普時間表

時間	鄉名	村名 / 廟名	祭典儀式	備註	稱呼
5 月 1 日	虎尾鎮	惠來厝頂莊	設置竹管爐	祭祀一個月	義民公
5 月 13 日	新港鄉	舊南港	門口普度	下午犒軍連同祭祀	義民公
5 月 16 日	口湖鄉	青蚶村	門口普度	敬演給客王的大戲會先演給義民公看。	義民公
5 月 17 日	口湖鄉	下崙	門口普度	-	-
5 月 18 日	口湖鄉	下寮仔	門口普度	-	普度公
5 月 19 日	四湖鄉	羊稠村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5 月 23 日	水林鄉	顏厝寮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土間厝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臺西鄉	光華村	門口普度	-	-
5 月 24 日	北港鎮	劉厝里	門口普度	-	-
	臺西鄉	台西街、頂客厝、海口厝、鹽埔、六塊厝、王爺埔	門口普度	-	-
	新港鄉	南港村頂菜園	村莊祭典	也會拿到水月庵祭拜	大眾爺
5 月 25 日	北港鎮	新街里北壇碧水寺	門口普度廟宇祭典	與碧水寺大眾爺一同慶祝	大眾爺義民公
		口庄	門口普度	-	-
	臺西鄉	五條港崙仔頂	門口普度	-	-
	水林鄉	春牛埔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海埔村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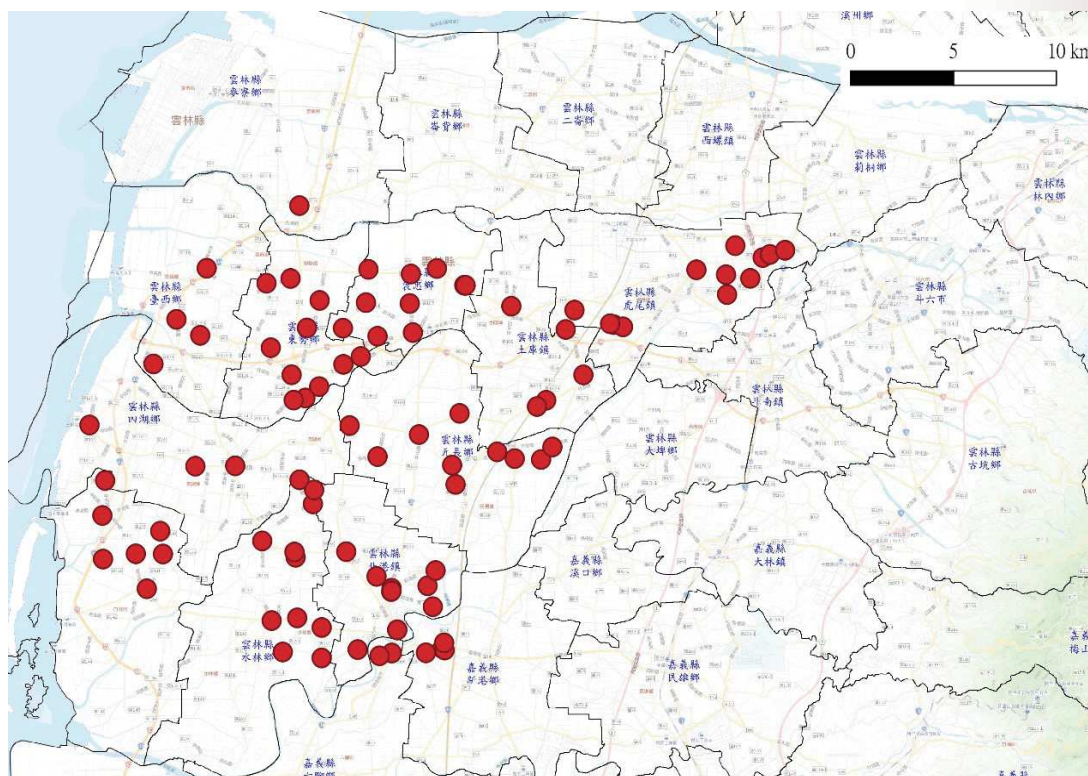
5 月 25 日	新港鄉	共和村洪厝 南壇水月庵	村莊祭典 廟宇祭典	也會拿到水月 庵祭拜	大眾爺
5 月 26 日	東勢鄉	東勢厝	門口普度	-	普度公
	元長鄉	潭東村、 鹿北村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口湖鄉	口湖庄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臺西鄉	溪頂村、 瓦厝	門口普度	-	-
	水林鄉	海豐厝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番仔厝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新港鄉	南港村下菜園	村莊祭典	也會拿到 水月庵祭拜	大眾爺
5 月 27 日	東勢鄉	牛埔頭 圳頭厝 頂寮 馬山厝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褒忠鄉	六塊寮	門口普度	-	-
	北港鎮	扶朝里 大庄 府番里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虎尾鎮	大路墘	祈安繞境	義民公會過 爐	義民公
5 月 28 日	口湖鄉	埔南村外埔 頂口湖	門口普度	-	普度公
		埔北村鰲潭	門口普度	稱北港普度 公，會朝北 港方向呼請	北港普度公
	東勢鄉	新坤村 路利潭 月眉村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5 月 28 日	褒忠鄉	馬鳴山、新湖村、太湖村、潮厝村、有才村	門口普度	-	普度公
	元長鄉	五塊厝	門口普度	-	-
	水林鄉	水林街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西井村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牛挑灣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虎尾鎮	下過溪中溪里	廟宇祭典 門口普度	下過溪義民祠 中溪里義民廟 下溪里大庄 北極殿	義民公
		下過溪三塊厝 惠來厝頂庄 大路墘 下過溪大庄 崁腳 牛埔仔埔尾 三合里吳厝	村莊祭典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四湖鄉	鹿場村	門口普度	-	-
5 月 29 日	北港鎮	大北里	門口普度	-	-
	東勢鄉	昌南村、同安村、復興村	門口普度	-	普度公
	麥寮鄉	麥寮街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元長鄉	元長街 子茂村 瓦瑤村 卓運厝 鹿南村 頂寮 中坑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5 月 28 日	褒忠鄉	褒忠街、龍 岩村 田洋 村、潮洋厝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土庫鎮	土庫街 馬 光厝 興新 聚落 興 義雲宮	門口普度 廟宇祭典	-	義民公
	虎尾鎮	三合里舊廊 三合里庄仔			
		埤內里			
		大屯仔	門口普度 謝歌仔戲	-	義民公
	北港鎮	北港街 新厝里 灣內里 好收里 樹仔腳中庄	廟宇祭典 門口普度	北港義民廟	義民公
	六腳鄉	蘇厝寮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5 月 30 日	北港鎮	北港街	廟宇祭典	北港義民廟	義民公
6 月 1 日	水林鄉	湖仔內	門口普度	-	義民公

註：水林部分區域參考自三尾裕子，《王爺信仰的歷史民族誌：臺灣漢人的民間信仰動態》，頁 78。

附錄二 雲林縣義民公普分佈圖



註：僅呈現筆者已調查區域

參考書目

一、文獻資料

《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三尾裕子，《王爺信仰的歷史民族誌：臺灣漢人的民間信仰動態》。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2018 年。

不著撰者，《北港義民廟沿革》。雲林，北港義民廟管理委員會，未出版。

呂大成，〈日治初期雲林事件與地方武裝抗日之研究〉，嘉義：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研究所，2011 年。

李孟勳，〈南壇水月庵陳家湖家族與笨港地域社會的變遷——以音樂活動為中心〉，《中國都市藝能研究》第 13 輯（2014 年）。

林永村、林志浩，《笨港：一個古老港口的歷史與文化》。雲林：北港文化事業公司，1995 年。

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

張加和，〈萬丹許舉人與下淡水溪義勇公祭祀之研究〉，臺南：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清高宗，《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7 年。

鄭螢憶，〈從旌義亭到義民廟——清代笨港「義民崇祀」與地方社會〉，《嘉義研究》第 9 期（2014 年）。

藍鼎元、蔡青筠、吳德功，《平臺記事本末》。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年。

二、網路資料

〈四月十八犒軍拜門口〉，收錄於「滬尾文史工作室」網站：

<http://tamsui.yam.org.tw/hubest/hbst4/hube431.htm>（2018 年 9 月 5 日點閱）

蔡俊寬，〈狗爺公的香火袋〉，收錄於 Nanshi49's blog 網站：<https://blog.xuite.net/joyxon/wretch/142404327-%E7%8B%97%E7%88%BA%E5%85%AC%E7%9A%84%E9%A6%99%E7%81%AB%E8%A2%8B> (2019 年 4 月 8 日點閱)

Jingyi Liufang: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ulture of Yunlin Yimin Gongpu

Huang Wei- Chiang*

Abstract

The Lin Shuangwen rebellion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anti-government rebellion in Taiwan under the Qing rule. The casualties and injuries caused by the pacification process has become a painful memory embedded in the people. The belief of the Hakka Yimin (which means “righteous people” in Chinese) stems from th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cultural code for Hakka people. In fact, the ethnic groups involved in the pacification are not only Hakkas, but also Quanzhou Yimin. Among them, the Yimin Temple in Beigang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faith of Quanzhou civilians.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fifth lunar calendar month, the settlements in the offshore area of Yunlin County will take turns to hold the Pudu, which is called Yimin Gongpu. The scale of Yimin Gongpu is not large, but it can illustrate the people's recollections of the war over a hundred years ago. There are two main directions in this study. First is to scrutinize the historical dat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imin Gongpu culture. Second, the author used several years of field research to record and analyze the sacrificial rituals of the settlements and the time of Puru in the Yunlin area. The objective is to gain preliminary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culture of

* Research Assista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Yunlin Yimin Gongpu, which can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follow-up research.

Keywords : Yiminye, Beigang Yimin Temple, Purdu culture, Lin Shuangwen rebellion, Sacrificial culture